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七回 拚命的不干己事 逃生者移禍於人

且說邢如龍、邢如虎受了李天祥重托，頭天晚間飲酒大醉，次日早晨起來，叫外邊人將馬匹備好，把銀子分散帶著，一看飯桌上銀子，剩了兩封，短了兩封銀子。如虎說：「哥哥，怎麼剩了兩封，必是店家偷去了。」邢如龍說：「不能，店家敢偷？既然開店，難道就不知店內規矩，就是尋常旅客，他也不敢動一草一木，何況這是公館。」邢如虎說：「不管那些，沒了與他要，不是他也得他賠。」邢如龍說：「不可！咱們在大人跟前說下大話，連咱們自己的東西尚管不住，倘若咱們一鬧，豈不是叫大人放心不下？我們只當少得了些個。拿著那些個也覺路上太重，我們辦大事要緊。」邢如虎無可奈何。兩個人將這銀子收拾好了，出了店門，早有人把馬拉出伺候。二人乘騎，一直撲奔京師大路，哪曉得智化早在那裡等候了。智化或前或後，跟蹤行走，隱約聽見說丟了銀子，智化心中納悶：怎會丟了銀子？什麼人偷了他們的東西？智化正疑惑間，前面一騎馬，由西南往東北，撒開腿大跑。馬上坐著一個人，青緞壯士帽，青布箭袖袍，薄底靴子，皮挺帶，肋下佩力，黃臉皮，騎的一匹玉頂甘草黃彪馬，手中執打馬鞭。智化一看這人就認得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他這是從哪裡來的？」此人原來是江樊。皆因他跟隨鄧九如在石門縣拿住自然和尚、朱二禿子、吳月娘。和尚總沒有清供，枷了打，打了又枷，又怕刑下斃命，實係沒法。如今江樊上開封府，領教包相爺主意。江樊保護鄧九如上任，相爺囑咐他，若鄧九如稍微有點舛錯，拿江樊全家問罪，故此江樊盡心竭力。鄧九如派江樊上京，教他越快越好，請教了包相爺的主意，叫他連夜回來，江樊才借了這匹好馬，不分日夜趕路，哪曉得為這一匹馬，幾乎送了自己的性命。那日正往前走，用力打了兩鞭，那馬四足飛開，如鳥相似。江樊也是心中得意，不料後面有一個人跟下來了。邢如龍、邢如虎、智化均皆看見。這匹馬可稱得起千里馬，後頭跟下一個千里腳來。看此人三尺多高身量，鬚紫壯士中，紫色小袍子，腰中皮挺帶，青銅搭鉤，三環套月一雙小薄底靴子，腰中牛皮鞞子，插著一把小刀，長有一尺五六寸，刃薄背厚。此人面似瓜皮，青中透綠，眉毛兩道高崗，兩隻小圓眼睛，黃眼珠，薄片嘴，芝麻牙，高顴骨，小耳朵，兩腮無肉，細腰窄背，五短身材，類若猴形。雖是兩條短腿，跑上比箭射的還快些，先前離馬甚遠，後來就把那匹馬趕上了。見他雙手一揪馬尾，把兩足一踹，雙手往懷內一帶，腳沾實地，就由馬的旁邊撒腿往前跑下去了。看看跑過馬頭，就見他往起一躡。那馬一眼咤，正走著好好的，忽然一見這光景，往起一站，江樊就從馬後跨掉了下來。算好，馬真通靈性，四足牢紮，一絲不動。江樊揮了揮手，拉著馬，氣哼哼地問道：「呔！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那人又著腰一站說：「此山我是開，此樹是我栽，要打山前過，留下買路財，牙崩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不管理。今天你寨主走在此處，這個地方雖不是寨主爺所住的地面，皆因我有緊急之事，看見你這一匹馬，腳底下倒也走的爽快，你將這馬與我留下，饒你這條性命，逃去罷。」江樊聽說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原來你是斷道劫人的嗎？」那人道：「然也。」江樊道：「看你身不滿三尺，貌不驚人，你也在此打劫於我？我不忍殺害於你，我有緊急事件。按說將你拿住，交在當官追問，你大概別處有案，我作一件德事，放你去罷。」智化遠遠聽見，暗暗發笑，知道江樊是口巧舌能之人，本事稀鬆平常，就是能說。焉知這個矮人不肯聽他花言巧語，一定要馬。說：「善言好語，你也是不肯與你大王爺這匹馬。看你肋下佩刀，必然有點本領，要勝得你大王爺這一口小刀，爺輸給你這顆首級，如不能勝爺這口利刀，連你這性命帶馬全算我的了。」江樊說：「好朋友！你容我把馬拴上，我們兩人較量較量。」那人說：「使得，容我把馬拴上。」江樊就在一棵小樹上把馬拴好，回頭說道：「依我說，我們二人算了罷，不如留些好兒罷，改日再較量，你不著，論身量你六個也不行。」那賊人哈哈一陣狂笑，說：「你過來受死罷。」就見江樊颯的一聲，把刀亮將出來，惡虎撲食相似，來的真猛。那賊一回手，抽出他那口短刀，並無半點懼色。此時邢如龍、邢如虎也就來至跟前，停馬觀看。倒是智化遠遠的隱著自己的身子，替江樊著急。明知江樊不是那人對手，自己又不好露臉，恐怕邢如龍、邢如虎的事情不好辦。那個賊人，打量江樊拿刀過來，必是要動手，原來不是。江樊一回手，又把刀插入鞞內，深深與賊人作了一揖，說：「寨主爺，實不相瞞，我是任能耐沒有，受了人家的重托，與人家辦點要緊的事。我是最好交朋友的人，我要不是緊事在身，這一匹馬情願雙手奉送。無奈我受人重托、你容我到京內把這件事辦完，你在此等候，我把這匹馬送與你騎，絕不食言。我若口是心非，叫我死無葬身之地，」賊人聽了一笑，說：「你打算我是三歲娃子，受你哄騙，如若將你放過去，你還叫我在這裡等著，你看通京大路有七八條，你還能走這裡來？你別饒舌罷。」江樊見那人話口太緊，他就索性與人家跪下大哭，苦苦哀求放他過去，令人聽著替他悽慘。他本生就的伶牙俐齒，他沒把賊的心說活，倒把邢如龍、邢如虎說得替他難受。邢如虎說：「哥哥，這個人敢是窩囊廢，不然，我們給他講個人情罷。」邢如龍說：「依我的主意，咱們少管閒事。」邢如虎說：「我們見了合字，還不是三言兩語就沒事了。」邢如龍說：「我也是見他哀告，怪難受的。」

二人就下了馬，南邊有株樹，把馬拴上。兩個搭訕著過來說：「朋友，算了罷。」賊人翻眼一看，說：「你們二位，說什麼來著？」邢如龍說：「我們可是過路的，看他哀告怪可憐的，瞧著我們的面上，把這號買賣拋了罷。」江樊一聽，有了台階啦，他又向著這兩個人哭哭啼啼，苦苦求憐。這二人本是渾人，最見不的人一托。他二人說：「全有我們哪！他不答應，叫他與我們試試。」回頭又與賊人說：「得了，放他去罷，瞧我們了。實對你說，我們也是合字兒。」賊人一聽道：「你們也是合字兒。」二人答言：「全是線上朋友。客見孫氏拋訴，合字蘇軟也要拋，胎罷，龍兒看合字盤讓了罷。」你道他說的是什麼話？原來是賊弔坎哪。「合字蘇軟要拋」是「我心一軟也要哭」，「胎罷」是「高高手讓他過去罷」，「龍兒」是「馬」，「看合字盤」是「賞我們一個臉，不用要了」。邢如龍說了這套話，把矮子肺都氣炸了，說：「你們還是綠林，哪有向著外人道理！不若我把馬得了來，你們二位若要，我奉送你們，倒是全綠林的義氣。怎麼反與外人講情？」邢家弟兄被矮子問住了，鬧了個惱羞成怒。邢如虎說：「與你這麼說，是給你個臉兒。」矮人說：「要是不給臉哪？」邢如虎說：「連你都走不了。」矮人哈哈一陣狂笑，說：「這倒好了，你們兩個人可有名姓沒有？」邢如龍說：「要問你寨主爺，我叫黑風邢如龍，那是我兄弟，他叫黃風邢如虎。小輩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矮人說：「要問你大王爺，居住五華山鴛鴦嶺。姓皮，我叫皮虎，外號人稱三尺短命丁。你們兩個人既是幫外人，我問你是單打單個，還是兩打一呢？」邢家弟兄齊說道：「你們一千一萬人，也是我們兩個人一齊上，你一個人，也是一齊上。」皮虎說：「好，你二人過來受死。」先就亮出刀來。邢氏弟兄丟英雄斃，挽袖子，掖衣襟，將包袱內銀子擔在馬背上，一回首拉刀。江樊在旁苦苦相勸，說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為我的事情，怎麼你們兩下反目，這倒不好了。」皮虎說：「這倒沒你的事了。」江樊在旁看了他們兩個動起手來，頃刻間殺了個難解難分，兩長加一短。矮人本事更絕，這口短刀，上下翻飛，身體靈便，跳高縱遠，腳底下連一點聲音皆無。江樊看他們殺的正在難解難分之時，過去把樹上自己的馬解下來，將身一縱上馬，大叫一聲說：「那二位解圍的恩公，論說你們二位為我與矮賊交手，我應當幫著二位，才是道理，但因我事在緊要，我可少陪了。」說畢，吧吧幾下馬鞭子，胯下一蹬勁，那馬似飛地跑去了。邢如龍、邢如虎回頭一看，好！真懂交情。智化遠遠的瞧著，暗笑江班頭真是機靈鬼。皮虎見江樊跑了，更覺氣上加氣，心中一想，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自己學會一趟滾堂刀，類如地堂拳一般，是在地上亂滾，淨取人的下三路，輕者帶傷，重者即死。邢家弟兄只見皮虎刀法改換門路，撲咚一聲躺在地上，邢如龍打算撿個便宜，掄刀一刺，皮虎躺在地下咕嚕咕嚕滾起來了。邢家弟兄一看，嚇了個膽裂魂飛，眼睜睜招架不住，大概要想逃命，有些個費事。要問邢家弟兄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